

● 语言学研究

通泰方言“啊”“叨”的语法功能及来源

李露瑶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通泰方言位于汉语方言官话和非官话交界处,方言过渡性特征明显。动词后附成分在该地区有两种,“叨”和“啊”,二者语音形式不同,来源也不同。“啊”来自于“附着”义的“著(着)”,表现出与吴语的渊源;“叨”来自于“到”,来源与周边方言不同,与南通成陆史有关。

关键词:通泰方言;啊;叨;语法功能;来源

中图分类号:H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8)06-0036-05

收稿日期:2018-05-09

DOI:10.13757/j.cnki.cn34-1329/c.2018.06.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方言自然口语变异有声数据库建设”(12&ZD177);“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B”项目(201801B007)。

作者简介:李露瑶,女,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方言与方言之间的界限是交错的、含混的,处在两个或多个方言交界处的方言,内部一致性不强,杂有多个方言特征,往往表现出边缘性或过渡性,在方言分区和归属方面也体现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将交界方言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内部差异并探讨成因,对方言间的语言接触和演变研究有重要启发。本文以官话和非官话交界处的通泰方言为例,讨论语法的内部差异及成因。

通泰方言位于江苏省东部,包括南通、如皋、海安、泰州、大丰等在内的十余个县市,毗邻吴语,处在汉语方言官话和非官话的交界处。语法方面,泰州等地助词“啊”既可用作体态助词、语气助词,也能用作介词。前人将“啊”称作“动词的后附成分”^[1-2],为了方便叙述和统一比较,本文沿用该说法。通泰地区动词后附成分有“啊”“叨”两种:中部的如皋、海安、泰兴等地今读为[a],在阳声韵、入声韵后分别顺同化为[ŋa]、[ka],一般写作“啊”。泰州、东台读作[ə],记作“厄”,是“啊”语音弱化的结果。东南部的南通(城区),阴声韵后为[lɿ],阳声韵后为[mɿ],入声韵后为[tɿ],一般记作“叨”。在语流中后附成分均为轻声,音高随前字而变。以往对动词后附成分的研究^[1-6],集中于“啊”的句法功能,未涉及其来源,也未涉及“啊”“叨”之间的区

别。本文比较二者的语法功能,在前人描写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别探讨其来源。

二、语法功能及表现

(一)完成体标记

“啊”“叨”均能用作完成体标记,用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表示动作行为或某种状态已经完成或实现,相当于普通话的了1。常用格式为“V+啊”“V+啊+O”。如:

- (1)死啊/叨(死了)、晓啊/叨(知道了)
- (2)红啊/叨(红了)
- (3)穿啊/叨衣裳(穿了衣服)
- (4)杀啊/叨条鱼(杀了一条鱼。)

“V+啊/叨+O”单独成句时一般用作“个VP”问句的答句,常省略宾语。如“你个曾吃(饭)啊你吃(饭)了么?”,疑问焦点是动作是否发生或完成,一般回答“吃啊了/吃叨”。“吃啊了”是“吃啊饭了”的省略形式,“啊”是完成体标记,“了”相当于普通话的了2。“吃叨”里的“叨”用在句末,既是完成体标记,也是句末事态语气助词。能否用作句末事态助词,是二者早先的区别之一。详见下文(四)。

(二)持续体标记

李人鉴^[11]最早指出泰兴方言的“啊”除了表示完成外,还“能表示动作已实现后的绵延下去的静止状态”,类似普通话里的“着”。并根据动词后

附成分的不同,将动词分为“静态动词”(坐、站、伏)、“动态动词”(走、说、吃)、“兼动静态动词”(挂、关、放)。

通泰方言“啊”“叨”与泰兴话的用法一致,均能表示动作状态的持续,作持续体标记。只后附于静态动词、兼动静态动词等单音节动词,且只用在祈使句或存现句,如:

(5)坐啊/叨,别站起来!(坐着,别站起来。)

(6)墙上挂啊/叨副画。(墙上挂着一幅画。)

此外,“V叨”可以通过重叠的形式表示动作持续,形成“V叨V叨”结构。“啊”在固定结构“V啊V(的)”里也能表示动作持续。如:

(7)a 他看电视,看叨看叨就困着叨。(他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b 他看电视,看啊看的就困着啊了。(他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三)补语标记及差异

“啊”“叨”除了作完成体标记和持续体标记外,还可作补语标记,后接程度补语、动量补语等,例如:

(8)副词性程度补语:饱啊没得命、饱叨没魂(饱得很)

(9)谓词性结果补语:重啊/叨拎不动(重得拎不起来)

(10)小句补语:说啊/叨人总笑啊了(说得大家都笑了)

(11)受事补语:送啊/叨把他(送给他)

(12)动量补语:跑啊/叨两趟(跑了两趟)

(13)时量补语:用啊/叨十年(用了十年)

虽然二者均可作补语标记,但具体到不同的补语时仍有差异,主要表现在:其一,“叨”后可接谓词性情状补语,而“啊”无此用法。如:“跑叨/*啊快(跑得快)、唱叨/*啊好听(唱得好听)”。

其二,“啊”用在动结式之间作补语标记,“叨”无此用法。普通话动结式短语,如“吃饱、淋湿、学会、煮烂”等,在通泰方言中部地区,动词和结果补语之间一定要加上“啊”,构成“V啊C啊”结构,第一个“啊”是结果补语标记,第二个“啊”是完成体标记。如:

(14)吃啊饱啊 *吃叨饱叨 吃饱叨(吃饱了)

落啊湿啊 *落叨湿叨 落湿叨(淋湿了)

学啊会啊 *学叨会叨 学会叨(学会了)

煮啊烂啊 *煮叨烂叨 煮烂叨(煮烂了)

其三,“叨”作可能补语标记而“啊”无此用法。

“叨”出现在结构“V叨C”里,C为表示可能结果的补语,否定形式为“V不C”。如:

(15)吃叨饱/吃不饱(吃得饱/吃不饱) 看叨见/看不见(看得见/看不见)

结果补语标记“啊”和可能补语标记“叨”,形式相近而语义范畴不同。二者的区别在“个VP”问句里更为清晰。

(16) a 你个吃叨饱啊? ——吃叨饱/吃不饱。(你能吃得饱么? ——吃得饱/吃不饱。)

b *你个吃啊饱啊了?

c 你个曾吃啊饱啊了? ——饱啊了/不曾。(你有没有吃饱? ——吃饱了/没有。)通泰方言“个VP”问句的具体形式有两种,一是“个VP”,如句(16)a,是未然问句,疑问焦点是“VP”;二是“个曾VP”,如句(16)c,是已然问句,疑问焦点是“曾VP”。“V啊C啊”表示动作或状态完成后的结果,只能出现在已然问句“个曾VP”里,不能出现在未然问句“个VP”中。

(四)事态助词

“叨”用作事态助词,表示事态出现变化,如:

(17)a 我送叨给你叨,就是你的杲昃。(我送给你了,就是你的东西。)

b 在我家吃饭,我煮叨饭叨。(在我家吃饭吧,我煮了饭了。)

c 我家的花开叨。(我家的花开了。)

“叨”可用在复句的分句里,如17a,也能出现在句末,如17b、17c。如果“V叨”结构出现在句末,则“叨”既表示动作完成,也表示新情况出现,相当于普通话的“了1+了2”。

根据李人鉴^{[1]16-20}的例句,“啊”作事态助词时,出现在分句中,不用于句末。如果在句末,必须与“了”同现,“啊”没有成句的功能。如:

(18)a 饭好啊,家来吃饭。(饭煮好了,回家吃饭。)

b 在我家吃饭,我煮啊饭了。(在我家吃饭吧,我煮了饭了。)

c 我家的花开啊了。(我家的花开了。)

从例句(18)可以看出,“啊”只表示动作完成,而“了”用于句末,与句子表述的整个事件相联系,是典型的事态助词。但是,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啊”有了新变,用作句末事态助词。如:

(19)a 门关啊好啊。 b 门关啊好啊了。

门关啊(了)。 门关啊了。

开啊门了。 开啊门了。

(19)a列是笔者2017年夏在泰兴的调查结果,(19)b列摘自李人鉴^{[1]16-20},60年来,事态助词“了”的功能逐渐被“啊”取代。取代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不同结构里情况不同。“V啊O了”最为稳定,“啊”“了”各安其职;位于句末的“啊了”,“啊”取代“了”的功能,能够成句且表示事态变化,成为新的事态助词。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V啊了”一般作为“个VP”问句的答句,在语言生活里大量使用,“啊”由附加在动词之后变为依附在全句之后成为可能。二、从语义上看,句子“V啊了”中,“啊”表示动作的完成,而动作完成即是句子的事态变化,“啊”与“了”语义重复。因为“V啊”是语言中本就有的结构,出于语言经济的需要,精简赘余的“了”以保持语言简洁。可以预见,“啊”将逐渐取代“了”,在语法功能上与“叨”一样。

(五)其他

1. 方位介词

“啊”“叨”均有方位介词的用法,既可以表示静态的处所、存在,相当于介词“在”;也可以表示动态的趋向、位移,相当于介词“到”。基本结构是“V+啊/叨+L”,如“放啊/叨桌上的书”(放在桌上的书)、“把书放啊/叨桌子上”(把书放到桌子上)。“啊”“叨”本身并无实在的意义,判断其表示“在”或“到”,要根据动词是静态动词还是动态动词,句末有无“来/去”等趋向动词。

2. 方式标记

出现在“V1+啊/叨+V2”结构中,如“拿啊/叨吃”(拿着吃)、“躺啊/叨困”(躺着睡),相当于普通话的“着”,但并不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语义上强调的是V2进行的方式,“拿着吃(不是放在盘子里吃)”,“躺着睡(不是站着睡)”。一般用在问句“怎样+VP?”的答句或比较句中,如:

(20)a 石榴怎样吃的啊? ——剥啊/叨吃。(石榴怎么吃? ——剥着吃。)

b 躺啊/叨困比伏啊/叨桌子上困舒服。(躺着睡觉比趴在桌子上睡觉舒服。)

3. 并列标记

“啊”在结构“V1啊V2的”里用作并列标记,相当于普通话“又……又……”,“叨”无此用法。如:跑啊跳的(又跑又跳),打啊闹的(又打又闹)。该结构还能表示两种动作反复进行,如:上啊下的(上上下下),来啊回的(来来回回),在语用中多含贬义^{[5]59}。

三、来源

“啊”“叨”语音形式不同,语法功能亦不同。二者来源不同,还是同一来源不同的语音形式?我们认为二者来源不同,“啊”来自于“附着”义的“著”,“叨”来自于动词“到”。下面分别说明。

(一)“啊”的来源

丁邦新^{[7]412}讨论如皋方言动词词尾a及其语音变化,推测语源是“也”。郑伟^{[8]174}探讨湖阳方言的“啊”和通泰方言的“啊”,认为都来源于趋向动词“下”,并认为湖阳方言“啊”的用法受到通泰方言的影响。但是两地并不相邻,接触影响说还缺乏一定的证据。

我们认为通泰方言的“啊”来源于表“附着义”的“著(着)”。“着”在“着火”“睡着”等词里读作[ts^haʔ⁴²],韵母主元音与“药”“脚”等字同,是澄母药韵字,与《广韵》“直略切”的“着”读音相符。随着阳入逐渐并入阴入,在“着忙”等词语中也读[tsaʔ⁴²],二者是文白读的关系。江蓝生^{[9]90-100}分析“著”的语法化音变,将音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著”(轻声)——声母舌上变舌头(或边音)——词缀[ə]——零形式。所以,语音上从“着”[ts^haʔ⁴²]弱化到“啊”[aʔ]是可能的。

在通泰方言中部地区,[ts^haʔ⁴²]韵尾脱落、声母脱落的弱化过程已经难以证实,但可以观察到其进一步虚化的表现。在泰州、东台等地,后附动词一般记作“厄”,语法功能与“啊”相同,读作[ə],语音形式简化到只有一个央元音,是“啊”进一步虚化的结果。

从语义上看,“著”原是“附着”义动词,南北朝时开始虚化,后接处所动词,例如:

(21)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世说新语·德行》)

(22)负米一斛,送著寺中。(《六度集经》)

梅祖麟^{[10]160}认为“著(着)”分两种:静态的“着”相当于“在”,如例(21),发展为北方话和吴语中持续貌标记;动态的“着”相当于“到”,如例(22),发展为完成貌词尾。蒋绍愚^{[11]148-151}认为“着”的历史变化和“着”前的动词性质有关,持续动词后的“着”是持续貌词尾的来源。从通泰方言“啊”的共时用法来看,体标记“啊”来源于方位介词,[持续]义动词后的“啊”发展为持续体标记,由动词性质决定。

“啊”作方位介词出现在“V+啊+L”结构中,有“在”“到”两种意义。将该结构中的动词分为两类,一是“动作能造成一种绵延状态的动词”,一是“动作并不造成一种绵延状态”^{[13]280}。前者的“啊”为“在”义,如“挂啊墙上”;后者的“啊”为“到”义,如“跳啊桌上”。也就是说,当动词有[持续]义时,“V+啊+L”结构蕴含着“动作的持续或是动作结束后状态的持续”。在此基础上,“V+啊+L”结构里,[持续]义动词后的“啊”进一步演变为持续标记“啊”。今持续体标记“啊”前的动词不是任意的,而是静态动词和兼动静态动词,从语义上看,也都有[持续]义,动作能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或者动作结束后状态持续。

不可持续的动词后接“着”,在唐代已表示动作已达到目的或有了结果,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完成体标记。例如^{[11]146}:

(23)游奕探著,奏上霸王。(汉将王陵)

(24)初闻道著我名时,心里不妨怀喜庆。(维摩诘)

可见,“啊”的语法化路径为:动词“着”→方位介词→持续体标记

↓完成体标记→补语标记

宋代时“着”已由持续体标记演变为进行体标记,通泰方言的“啊”尚未演变出该功能。

(二)“叨”的来源

“到”在《广韵》为“都导切”,在南通方言中为[tɕ^{明去}],“叨”今在阴声韵后读为[lɕ⁰],和“到”韵母相同,声母变为边音,是语音弱化的表现。王均^{[12]5}也认为南通方言动态助词“叨”是轻声的“到”。

除了语音相符外,白蒲镇动态助词[tɕ⁰]亦可作为“叨”语源为“到”的旁证。白蒲镇位于如皋、南通交界处。1954年以前一直隶属南通,后归如皋市管辖,语音糅合了很多南通方言的色彩,与如皋城关话有差异。白蒲镇动词后附成分为[tɕ⁰],是“到”的轻声。句法功能与南通话“叨”一样,能作可能补语而不能用在动结式短语之间,与“啊”不同。可见,[tɕ⁰]与“叨”[lɕ⁰],是“到”在不同音系中的语音表现。

“到”本义为“去、往”,引申为“到达”,春秋—西汉时期用在另一动词后作趋向补语,到西汉时期,“到”后接时间/处所,介引动词的时间或处所,已经虚化为介词。例如^{[13]135}:

(23)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庄子·杂篇·盗跖》)

(24)豹往到邲,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史记·滑稽列传》)

唐代,由趋向义变为动相补语。例如^{[13]136}:

(25)齐头送到墓门口,分你钱财各头敬。(王梵志诗)

此时“到”不仅表示位移终点,也表示动作已经完成。持续体标记“叨”的产生可能与“啊”一样,结构上后附于动词,语义上的持续由带[持续]义的动词决定。从趋向补语再进一步,“到”后所接处所宾语发展为一般宾语,前面的动词也没有语义限制,向表完成、实现的结果补语转变^{[14]483-497}。因为结果补语有完成貌的语法意义,进一步演变为完成体标记。

结合“到”语法化的历史和“叨”的用法,“叨”的语法化过程可概括为:

“到达”义动词→趋向补语(介词)→结果补语→完成体标记→补语标记

↓持续体标记

四、结 论

“啊”“叨”是通泰方言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动词后附形式,均可作方位介词、完成体标记、持续体标记、补语标记等。二者的差异体现在:(一)后接补语类型不同,“啊”能用在动结式短语之间作结果补语标记,“叨”无此用法。“叨”作可能补语标记而“啊”无此用法。(二)“叨”可作句末事态语气助词,“啊”这一功能正在发展中。

通泰方言位于官话和吴语的交界处,根据以往研究,通泰方言中有吴语的底层,其中南通方言与吴方言的关系尤为密切。地理位置上,南通位于长江入海处,与上海、苏州等吴语地区距离更近;语音系统上,南通方言麻韵二等后高化,有7个声调,吴语特征更明显。但从后附成分研究来看,南通方言的“叨”来源于“到”,与通泰其他方言不同,与临近的吴语区也不同。通泰其他地区的“啊”来源于“着”,与吴语体貌标记“仔”同出一源,倒反映出吴语和通泰的渊源关系。

这一现象如何解释?需要联系通泰地区特别是南通地区的成陆史。通泰地区原在海中,在江海共同作用下逐渐成陆,各地成陆有先后。泰州、海安、如皋等地成陆较早,南通原为海中沙洲——胡逗洲,范围大致为南通市区及通州区西部一带,该区域与我们讨论的南通境内的通泰方言区域大致相当。本文所指“南通”即表示这一区域,和行

政区“南通”不等同。胡逗洲与扬泰大陆涨接时间较晚,《太平寰宇记》卷130通州静海县条载:“古横江在州北,元是海。天佑年中沙涨,今有小江,东出大海。”与今通泰地区中部的如皋、泰州等地有夹江相隔,到公元10世纪左右才与如皋、泰州等地涨接^[12]。可见,南通方言动词后附成分和周边地区不同,与其长期隔绝的地理环境有关。

[参考文献]

[1]李人鉴.泰兴方言中动词的后附成分[J].中国语文,1957(5):16-20.
[2]李人鉴.泰兴方言里的拿字句[J].中国语文,1962(8-9):399-408.
[3]俞扬.泰州方言的两种述补结构[J].中国语文,1991(4):279-280.
[4]张亚军.泰如片江淮方言中的“V+L”和“V+在+L”结构[J].语言科学,2003(4):45-50.
[5]汪如东.通泰方言“啊”后附的语法构形特征[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4):58-60.

[6]汪如东.泰如片方言中动词后附“啊”的两种结构[J].语言科学,2008(7):329-336.
[7]丁邦新.如皋方言里完成貌词尾的词音位变化[C]//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409-413.
[8]郑伟.吴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9]江蓝生.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C]//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90-100.
[10]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C]//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5-187.
[11]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2]鲍明炜,王均.南通地区方言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13]伍金辉,邓先军.长江以南汉语方言持续体标记“到”的语法化[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8(5):135-137.
[14]曹广顺.《元典章·刑部》中的“讠”和“到”[C]//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下册.成都:巴蜀书社,1998:483-497.

责任编辑:张丽

Function and Origin of a(啊) and tɿ(叻) in Tongtai Dialect

LI Luy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Tongtai dialect is one of the border dailects.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he function and origin of a(啊) and tɿ(叻), which can be used as aspect makers, prepositions and formal makers of a complemen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ir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discusses their differences. It proposes that “a”(啊) originates from “Zhe”(著/着), and “tɿ”(叻) comes from “Tao”(到).

Keywords: Tongtai dialect a(啊); tɿ(叻); syntactic functions; origin